

# 君山定点医院 那些难忘的事

◎刘志敏 符焯

(符焯根据岳阳市卫健委刘志敏副主任的一篇工作日志,并多次电话采访刘主任后,整理而成)

君山医院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,在这工作的三十多天里,我经历了艰难困苦,经历了惊心动魄……总之,这是我三十多年职业生涯中,最难忘的一段时光。

正当岳阳市区及各县区病人剧增,新冠恶魔张牙舞爪向人们发起最猖狂进攻的时候,2月2日,我被“岳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”抽调到最前沿阵地,组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君山医院。接到任务后,我迅速整理好行李箱,带上一大堆治高血压和高血脂药,告别老母、妻儿启程了,我知道这不是三五两天就能够完事的,这是一场硬仗,也可能是一场持久战。

2月3日,我来到君山医院的第一天,市应急指挥部就下令要求君山医院两天之内必须收治新冠肺炎病人。时间非常紧迫!当时医院隔离病房改造还没有完工,第二层楼准备用于收治疑似患者的二十多个病房尚未动工,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中。就在那天,施工队伍中突然跑掉了四十多个民工。他们听说医院之前收治的两个患者被确诊了,极度恐惧,生怕被传染,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用品统统丢到垃圾堆,一溜烟跑了。

其他的几十个民工不是不想跑,是由于疫情严重,当时各县区堵路设卡,他们无法回家。但他们说什么也不愿工作了,你去劝他们,他们就以绝食来对抗。这是大年初十,哪里都招不到民工。施工单位领导说不可能按时完成,他们也不敢逼迫民工,万一出事,谁负责?我心急如焚,急得满头大汗,口里冒烟,当天全市增加了17例确诊病例,急需转院啊。民工不懂防疫知识,以为施工就会染上这种致命的病,尽管医院工作人员跟他们解释,那两个病人搬走后,防疫部门已对病房进行了消毒。可民工们还是死活不同意进去施工。僵持中,我急中生智,对民工们说:“我先进去好吧?你们跟在我后面怎么样?”我真的大步走进了施工区,奇迹发生了,施工单位的负责人、包工头和留下的民工跟在跟我身后鱼贯而入。我叫人给每个工人穿上防护服,戴上口罩和防护帽,这样,民工们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。2月5日,君山医院如期收治了第一批20个新冠肺炎确诊患者。

其实,当我第一个走进施工区的时候,心里是有些忐忑的:这里的确住过两个新冠肺炎病人,虽然他们走后已经消毒了,但是心理上还是免不了恐惧,可我必须迈出这一步。

在隔离病房里,有的病人尽管症状不重,但他们的精神压力特别大,烦躁、易怒、抑郁、焦虑,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负面心理状况。在这个狭窄的隔离空间,我们的医务人员也就成为了他们精神支柱。三十岁的阳王玉(化名),剖腹产十九天后,因咽喉痛去当地医院看病,被确诊为新冠肺炎,她来不及回家拿东西,穿着睡衣和拖鞋就被隔离了,转到君山医院后,她万念俱灰,终日泪洗面,不思茶饭,她觉得这这命就葬送在这个病上了,再也看不到深爱的女儿了。加上当时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,说她全家人都感染了新冠,她的家人备受歧视,她觉得自己连累了家人,特别内疚。阳王玉的宝宝和家人都没感染,幸之甚矣。我要呼吁,对这次不幸染上新冠肺炎的人,他们病愈回归社会以后,生活中以及用工时一定要对他们另眼相待,更不要将他们打入黑名单。

产妇本来就很容易患抑郁症,加上染上这个可怕的病,阳王玉非常抑郁焦虑。她的主管医生付葵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付医师不但查病探病,而且嘘寒问暖,得知阳王玉什么用品也没带,付医师与护士们一道,托人在外面超市买来各种生活用品送给她,包括她产后恶露未尽,所需的卫生巾。阳王玉冰冷的心终于被捂热了,她主动与付葵医师交谈,表示要放下包袱,配合医生,争取尽快痊愈。

那天,我和其他医护人员送她出院,她眼眶里噙着泪水,感激地说:“真的特别感谢付葵医师,没有她,我恐怕不能活着出来,是她救了我的命。”那天,送别阳王玉她们三个人以后,有人感慨:这是近几年来医患关系最为和谐的时候。是的,在隔离区这片天地里,医务人员给予病患忠诚的服务,病人也对医务人员充满无限信赖。

还记得2月6日出征君山的那一天,一百多名医务人员集结在君山医院正门广场上庄严宣誓:“不计报酬,不畏生死,不获全胜决不收兵。”他们随即投身到新冠肺炎病人救治的第一线。他们披上防护服的铠甲,逆流而上,与新冠病毒魔作殊死的搏斗。他们之中,绝大多数是八零九零后年轻人,有的是瞒着家人来参加这次抗疫的,他们的表现让我屡屡为之动容。一次,我遇到一个深夜值班回来的年轻护士,问她进病房怕不怕,她轻松地对我说:“刚去的时候一个人在里面值班,确实害怕,但一想到患者对我们的需要,便不怕了。”在家里她应该是父母的心头肉,备受呵护,到这里,她要挑起看护特殊病人的大梁,一股莫名的怜惜和钦佩之情在我心头油然而生。

这里,我要说说护理部陈萍主任和院感科侯敏科科,小护士们称她俩为“陈妈妈”和“侯妈妈”,陈萍主任每次看到护士穿隔离服进病房时,总要仔细检查她们穿好没有,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,生怕出半点差错。侯科科则表现得特别严厉,她每天都要去病房检查工作,见到小护士洗手不到位,会板着脸孔叫她重洗,其实她的严格也是对医务人员关爱的一种表现形式呀!

回想在君山医院的日子里,我感慨良多:医务人员自告奋勇冲在抗疫前线,这是一种无所畏惧的职业精神;他们精心呵护和全力抢救病人,是崇高的职业道德使然;医务人员之间良好的合作和相互支持,体现了完美的团队精神;医院和社会各界对一线人员的关心关爱,反映出了全社会巨大的人文关怀。



彭宏伟 摄

湘阴斗米咀春光

## 岳阳楼

齐白石爱画杨梅,我最喜欢那幅老鼠吃杨梅的。老鼠须子翘着,小爪子捏着杨梅,尾巴甩起来,吃得很神气。也难怪,这杨梅红艳艳的,很新鲜,还拖着果梗。这幅画,有的叫《老鼠吃杨梅》,有的叫《老鼠吃杨梅》。

北方没有杨梅树,杨梅留给我的印象,来自于画与文字。

初见杨梅,有点惊艳,它的外衣是殷红色,像平面绒做的,有种富丽雅致的美,价格也昂贵。再后来,奢侈几次,觉得味道与其美丽的外表有距离,因而断了念想。

我与杨梅结欢喜缘是在宁波。十年前的麦收时节,我刚到苏州探亲,爱人突然去宁波出差。我一个人在宁波四处游荡,天一阁、月湖、天一广场,甚至居士林、早市。街头巷尾,多有老妇人提篮叫卖杨梅,也有老农推小推车卖杨梅与枇杷。我停下来,欣赏,觉得是画里的风景,不合口味。临走,好友送来两箱杨梅,说余姚的杨梅很好吃。我因为对杨梅生酸味排斥,没有立刻打开。回到苏州,洗了几个,一尝竟然大喜过望,这才是真正的好杨梅,酸甜适口,不忍罢手。欢欢喜喜地分给爱人同事们。

晚上杨梅代饭。没想到,第二天吃什么都像咬豆腐,难受了两天。我不后悔,如果再有余姚杨梅,照样吃得咬牙。

宁波好友知道我爱杨梅,快递过来一些。我舍不得独享美味,大部分赠了亲友邻居,自己洗一小碗,数着个吃,可算解馋了。

又一日与南方好友聊天,谈到他做了杨梅酒,让我也做一些,并迅速快递来东魁杨梅。东魁杨梅是杨梅里的巨人,个头足有乒乓球大小,颜色更深,我觉得是杨梅中的霸王。怀着欢喜洗了,晾上。赶紧备酒,那时恰在摔伤后康复期,走路都不稳,更不敢拎东西。挡不住杨梅酒的诱惑,慢慢挪到超市,选好酒,请超市的人给送到家。一个月后,我兴冲冲地带着杨梅

# 说杨梅

◎刘亚荣



酒上班,却不料,同事们都喝不了几口,度数太高。

杨梅酒的发酵期,读了黄永玉先生的文集。我喜欢老先生的性情,他的文集扉页写着“我一生读和写都没有甚么意义,只是为了兴趣”。写东西是因为喜欢,也是我的追求。他豁达,有时候也有点刻薄。以为他擅饮,居然滴酒不沾。老先生笔下,劳改农场、牛棚是他的炼丹炉。与汪曾祺先生下放劳动的淡然有相似之处,似乎更胜一筹。老先生这个全集,由杂文游记组成,图文并茂,读赏皆有趣。在《但丁和圣三一桥》一文里,插图有意味,俨然老人的自画像,图左三个摩登女郎,高大,肥硕,图右是一个干瘦的老头,一双赤脚夸张地长过腿,腆着大肚子,只穿着一条黑色大裤头,斑白稀疏的头发,有待修剪的胡子,嘴里叼着一个大烟斗。背后是圣三一桥和高楼大厦,让我深刻体会《神曲》之地狱、天堂之奥妙。画名《圣三一桥即景》,右下角,是打油诗:“站酸脚趾又

# 开在岁月里的金银花

◎易石秋

材收购名单,以便及时掌握信息,广开渠道。

忽一日,我看到金银花也赫然在目,并且价格不菲,不禁大喜过望,仿佛天上掉下了金馅饼。从此,金银花开始被我们奉为至宝,每当花开时节,我们一有空闲就四处采摘,然后放到晒谷坪晒干,小心翼翼地装到篮子里拿去卖。尽管金银花晒干以后很不上称(chen),常常一大篮子还不足一斤,但一想到那价格,心中立即充满着沉甸甸的幸福。特别是它又不需要你做任何料理,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,真正是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仿如阿里巴巴神话之中的宝库,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

后来,我知道了金银花竟然还有着个很酷很孤高傲气而又充满诗意的名字——忍冬。为什么要这样命名它呢?也许是它的枝叶岁寒不凋,经冬犹绿,坚忍地历尽苦寒,第二年春天终于迎来生命的花季吧,也许是它的花期很长,春夏两次开花,可以横贯春、夏、秋三季,忍耐力无比强大吧。

据资料介绍,金银花耐旱也耐涝,对土壤要求不高。花开时候,其香气淡雅扑鼻,每当清风拂过,那香气更是像长了翅膀,远远近近的空气涂抹上一层甜馨。如果采摘一些未开的花金银花放置在家里,渐渐的满屋子都会漂浮一种淡雅和清新。古人说它“不断高士韵,赖有暗香来”,还真是恰如其分。

鼠年春节已渐行渐远,但肆虐的新冠病毒在人们心头划下的伤痕恐怕久难愈合。

大年三十晚上刚吃过年夜饭,一家人根本没有心情一起好好享受一年等一回的春晚,电视台、网络媒体、朋友圈里有关新冠的新闻已经砸得我们头晕目眩。本来打算在乡下好好陪我老母亲热热闹闹过过年的一大家子,迅速各自收拾好,连夜返岳阳。过洞庭湖新特大桥至冷水铺出口下高速时,远远地就看见各色警灯闪烁,身着白色征袍,戴着口罩,佩戴红色袖标的警察、防疫部门工作人员严阵以待,这紧张的气氛就让我们更加感到了形势严峻。

宅家的日子,关心最多的就是电视、网络每天实时更新的疫情动态与数据,有时难免会被一些新闻搅得头昏脑涨,但更多的是被感动。那些负重逆行、携手同行、守望相助的场面与故事,擦拨着我的泪腺。我好几番萌生出组织一批志愿者前往武汉尽绵薄之力的想法,但每次都被婉言谢绝,得到有关部门回应是:这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灾害,而是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,必须具备一般的专业技术与防护知识才能由特定部门组织前往。好吧,那就像大多数人一样静守一片小天地吧。蜗居陋室,每天定时关注新闻,在阳台上做做操,偶尔慵懒地翻翻书,一天天地熬日子。

说来奇怪,我家已经八岁多的阿拉斯加帅哥,竟然特别乖巧,每次都好像都能读懂我的话似的,有时,我会用双手抱着它的头对它说:现在是非常时期,到处疫情肆虐,可不能再像往常一样带你出去玩了。它会晃悠着脑袋,炯炯有神的两眼一眨不眨,漂亮的尾巴不停地冲着我左摇右摆,还时不时跳起来将它那两只健壮有力、黑白分明的毛茸茸的前爪搭在我的肩上,仿佛在告诉我,它明白一切。

日子在一天天艰难地往前走。立春十多天后的这晚,倒春寒逞凶,洞庭湖畔,气温骤降,天寒地冻,大雪纷飞。铺天盖地的雪花织起一床白毛毯覆盖了大地。城市显得更加安静了,听不见任何嘈杂,没有了汽车的声音,更没了往常大半夜还在街上飙车的摩托车的轰鸣。唯有那狂啸的北风,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撕裂,再次让人平添了几分紧张与不安。想着那些雪夜值守人,想着武汉那些躺在医院的患者,心头是抽紧的。

好在,毕竟是春天了,寒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。清晨,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,大地解冻,冰雪消融。宁静地卧在古城中间的王家河,清澈的河水在微风轻拂下泛起了细细的波浪。两岸的垂柳早已悄悄萌芽,生长出一片片养眼的嫩绿。各种花卉野草争先恐后,蠢蠢欲动,向春天报道。阵阵清新的泥土气息和花的馨香穿过阳台,扑面而来。近日,已经有人开始出踏踏青,去沐浴那令人心醉的春光,释放出那在严冬里压抑太久的紧张情绪了。

但愿这场可怕的瘟疫随着春天来临的脚步,随着大地回暖的节奏早日永远遁迹,再无踪影……

脚公,喝罢咖啡听打钟,吟了但丁三部曲,砂飞石走几窝风。”我的笔录应该没有错误。突然觉得黄永玉老,就是一坛又老辣又甘醇又浓香的酒啊。学养、见地都在其中。是岁月的绵长,也是上苍的恩赐。不知道老先生爱不爱吃杨梅,如果让老先生画一幅杨梅图,该是什么样子的呢?我不知不觉恋上了写作,新的目标是55岁学画画,60岁练毛笔字,那时候,杨梅也该在我的画中了。

休养中,爱人在家陪伴着。一个不擅家务的人被家务所累,洗衣擦地买菜做饭遛狗,我瘦了一些,小有苦恼,各有委屈。一旦分别,又觉得难过。杨梅酒,辛辣酸甜,亦如人生。也喜黄永玉先生文中所记“小屋三间,坐也由我,睡也由我;老婆一个,左看是她,右看是她”。竟无端地有点嫉妒。

有一年初夏到了横峰,杨梅还没熟,空对着杨梅树遗憾。喜欢上杨梅,就想拥有,求助于作家王祥夫先生。我很早就和王先生藏潜的朋友,他博客里的所有散文我都读过,有的还不止一遍。先生博客也有他的画,写意兼工笔。编发过先生的稿子,逐渐熟悉起来,就大着胆子喊先生“师傅”,就大着胆子讨画。不几日先生突然来石讲学,没来得及画杨梅,给我带来一幅《枇杷图》,一尺见方,一枝枇杷从左上角垂下来,叶子有层次纹理,墨色浓淡相宜,十八颗枇杷跃然枝头,黄色果子的顶端带着黑色的果脐,更好玩的是画上有两只工笔小蜜蜂,两只展翅飞往枇杷的小蜜蜂。题款为“云(元)龙山人珊瑚堂”,究竟是“云龙”还是“元龙”没问过先生。倒是到过云龙山,见过放鹤亭,知道苏东坡和张天骥的趣事。枇杷画不大,但耐品,我把画挂在了玄关五斗橱上面,给客厅增色不少。我在心里是很感激王先生的,但是,一有事电话,我还是忍不住嚷嚷:“师傅啊!您还欠我一幅杨梅图。”电话那头,先生总是呵呵,正在贵州……正在广西……等回去等回去。

对金银花的进一步了解是由于一场突如其来

的痛。进入初二时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我脸上的皮肤裂开了一大片,说皮开肉绽也一点不过分。那时是合作医疗,农村人看病不要钱的,而我小姑刚好在大队药店工作,她给了我一些西药和包金银花。在得病的大半个学期里,我每天都要用金银花煎水在脸上清洗好些遍,再一天喝几次金银花水,每次一大碗。幸亏金银花性甘味芳,没有什么异味,不然只怕难以坚持这么久。说来奇怪,不知道最后是哪路大神起了关键作用,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,脸上没有留下哪怕是丁点儿的疤痕。后来才知道,金银花自古就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,它性甘寒清热而不伤胃,芳香透达又可祛邪,既宣散风热,还善清解血毒,可用于各种热性病,如身热、发疹、热毒疮痍、咽喉肿痛等症,效果都很显著。

真是生命之花呀,从此我真正爱上金银花了。上大学,特别是进城工作之后,环境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,每天沉浸在书山教海里,与金银花渐渐疏远起来。如果不是这次疫情爆发,双黄连口服液一夜之间脱销,我还真的差不多要忘记它了。又有人说这是一场乌龙。我认为,双黄连虽然不一定是灵丹妙药,但是一定程度上的疗效或许是真的……

鼠年春节已渐行渐远,但肆虐的新冠病毒在人们心头划下的伤痕恐怕久难愈合。

大年三十晚上刚吃过年夜饭,一家人根本没有心情一起好好享受一年等一回的春晚,电视台、网络媒体、朋友圈里有关新冠的新闻已经砸得我们头晕目眩。本来打算在乡下好好陪我老母亲热热闹闹过过年的一大家子,迅速各自收拾好,连夜返岳阳。过洞庭湖新特大桥至冷水铺出口下高速时,远远地就看见各色警灯闪烁,身着白色征袍,戴着口罩,佩戴红色袖标的警察、防疫部门工作人员严阵以待,这紧张的气氛就让我们更加感到了形势严峻。

宅家的日子,关心最多的就是电视、网络每天实时更新的疫情动态与数据,有时难免会被一些新闻搅得头昏脑涨,但更多的是被感动。那些负重逆行、携手同行、守望相助的场面与故事,擦拨着我的泪腺。我好几番萌生出组织一批志愿者前往武汉尽绵薄之力的想法,但每次都被婉言谢绝,得到有关部门回应是:这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灾害,而是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,必须具备一般的专业技术与防护知识才能由特定部门组织前往。好吧,那就像大多数人一样静守一片小天地吧。蜗居陋室,每天定时关注新闻,在阳台上做做操,偶尔慵懒地翻翻书,一天天地熬日子。

说来奇怪,我家已经八岁多的阿拉斯加帅哥,竟然特别乖巧,每次都好像都能读懂我的话似的,有时,我会用双手抱着它的头对它说:现在是非常时期,到处疫情肆虐,可不能再像往常一样带你出去玩了。它会晃悠着脑袋,炯炯有神的两眼一眨不眨,漂亮的尾巴不停地冲着我左摇右摆,还时不时跳起来将它那两只健壮有力、黑白分明的毛茸茸的前爪搭在我的肩上,仿佛在告诉我,它明白一切。

日子在一天天艰难地往前走。立春十多天后的这晚,倒春寒逞凶,洞庭湖畔,气温骤降,天寒地冻,大雪纷飞。铺天盖地的雪花织起一床白毛毯覆盖了大地。城市显得更加安静了,听不见任何嘈杂,没有了汽车的声音,更没了往常大半夜还在街上飙车的摩托车的轰鸣。唯有那狂啸的北风,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撕裂,再次让人平添了几分紧张与不安。想着那些雪夜值守人,想着武汉那些躺在医院的患者,心头是抽紧的。

好在,毕竟是春天了,寒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。清晨,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,大地解冻,冰雪消融。宁静地卧在古城中间的王家河,清澈的河水在微风轻拂下泛起了细细的波浪。两岸的垂柳早已悄悄萌芽,生长出一片片养眼的嫩绿。各种花卉野草争先恐后,蠢蠢欲动,向春天报道。阵阵清新的泥土气息和花的馨香穿过阳台,扑面而来。近日,已经有人开始出踏踏青,去沐浴那令人心醉的春光,释放出那在严冬里压抑太久的紧张情绪了。

但愿这场可怕的瘟疫随着春天来临的脚步,随着大地回暖的节奏早日永远遁迹,再无踪影……

鼠年春节已渐行渐远,但肆虐的新冠病毒在人们心头划下的伤痕恐怕久难愈合。

大年三十晚上刚吃过年夜饭,一家人根本没有心情一起好好享受一年等一回的春晚,电视台、网络媒体、朋友圈里有关新冠的新闻已经砸得我们头晕目眩。本来打算在乡下好好陪我老母亲热热闹闹过过年的一大家子,迅速各自收拾好,连夜返岳阳。过洞庭湖新特大桥至冷水铺出口下高速时,远远地就看见各色警灯闪烁,身着白色征袍,戴着口罩,佩戴红色袖标的警察、防疫部门工作人员严阵以待,这紧张的气氛就让我们更加感到了形势严峻。

宅家的日子,关心最多的就是电视、网络每天实时更新的疫情动态与数据,有时难免会被一些新闻搅得头昏脑涨,但更多的是被感动。那些负重逆行、携手同行、守望相助的场面与故事,擦拨着我的泪腺。我好几番萌生出组织一批志愿者前往武汉尽绵薄之力的想法,但每次都被婉言谢绝,得到有关部门回应是:这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灾害,而是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,必须具备一般的专业技术与防护知识才能由特定部门组织前往。好吧,那就像大多数人一样静守一片小天地吧。蜗居陋室,每天定时关注新闻,在阳台上做做操,偶尔慵懒地翻翻书,一天天地熬日子。

说来奇怪,我家已经八岁多的阿拉斯加帅哥,竟然特别乖巧,每次都好像都能读懂我的话似的,有时,我会用双手抱着它的头对它说:现在是非常时期,到处疫情肆虐,可不能再像往常一样带你出去玩了。它会晃悠着脑袋,炯炯有神的两眼一眨不眨,漂亮的尾巴不停地冲着我左摇右摆,还时不时跳起来将它那两只健壮有力、黑白分明的毛茸茸的前爪搭在我的肩上,仿佛在告诉我,它明白一切。

日子在一天天艰难地往前走。立春十多天后的这晚,倒春寒逞凶,洞庭湖畔,气温骤降,天寒地冻,大雪纷飞。铺天盖地的雪花织起一床白毛毯覆盖了大地。城市显得更加安静了,听不见任何嘈杂,没有了汽车的声音,更没了往常大半夜还在街上飙车的摩托车的轰鸣。唯有那狂啸的北风,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撕裂,再次让人平添了几分紧张与不安。想着那些雪夜值守人,想着武汉那些躺在医院的患者,心头是抽紧的。

好在,毕竟是春天了,寒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。清晨,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,大地解冻,冰雪消融。宁静地卧在古城中间的王家河,清澈的河水在微风轻拂下泛起了细细的波浪。两岸的垂柳早已悄悄萌芽,生长出一片片养眼的嫩绿。各种花卉野草争先恐后,蠢蠢欲动,向春天报道。阵阵清新的泥土气息和花的馨香穿过阳台,扑面而来。近日,已经有人开始出踏踏青,去沐浴那令人心醉的春光,释放出那在严冬里压抑太久的紧张情绪了。

但愿这场可怕的瘟疫随着春天来临的脚步,随着大地回暖的节奏早日永远遁迹,再无踪影……

# 春天的脚步

◎方世文

